影子研究（试用版）

【阶段0】扭曲的和平与双胞胎的统治 1
【第一阶段】扭曲的逻辑和狭隘的自尊心 7
【第二阶段】羞辱性的踢裆和尿失禁 11
【第三阶段】完全暴露的纯白色内裤 16
【第四阶段】班上女生用电动按摩器欺凌学生 21
【第五阶段】灌肠 26
【第六阶段】肛塞套在裤子外面 31
【第七阶段】灌肠后进行肛门塞入和电按摩。 37
【第八阶段】走廊随地大小便 42
【第九阶段】灌肠后残留的气味 48
[Phase.10] 制裁 53
【阶段11】完全寂静 59
【最后阶段】姐姐给我灌肠，塞入栓剂，以及甜蜜的麻木感 64
【额外阶段0】在桌角自慰 76
【额外阶段 1】灌肠肛门自慰 81
【番外篇】爱森 87

【阶段0】扭曲的和平与双胞胎的统治

在学校操场角落里的一棵大樟树下，我的双胞胎妹妹海姆正在接受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学生的忏悔。
我当时手扶着四楼教室的窗户，茫然地向下望去，看着眼前的景象。
“...再次？”
距离太远，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但也没必要看到结局。
海姆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只是耐心地等待对方说完话。
然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双手交叉，做了一个“X”形手势（表示缺陷、错误或删除），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当被拒绝的男孩跑进学生人群中时，我轻轻叹了口气。
她那神秘莫测、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她那如同洋娃娃般完美无瑕的五官。
显然，这反而激发了男学生们的占有欲和征服欲，海姆一直很受他们欢迎。
然而，他似乎对人没什么兴趣，拒绝了所有人的所有提议。
“...我对此不感兴趣。”
他总是用一句话来否定一切，这肯定让对方非常恼火。
然而，最反感他冷漠态度的却是他身边的女孩们。
我能听到教室各个角落传来令人不快的窃窃私语和闲言碎语。

“她怎么了？她玩弄男人。”
“他太自命不凡了，真让人恼火。”
就连她们喜欢的男学生也迷上了海姆，却被她一声不吭地拒绝了。
那种嫉妒和仇恨最终变得阴暗、晦涩，并指向了海姆。
这种不满情绪自然会升级为隐蔽的骚扰。
上周一，有人在海姆百货公司的鞋架里发现了几片剃须刀片。
周三，人们发现教科书和笔记本被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
星期五，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腐烂的垃圾。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谁干的。
犯罪分子巧妙地利用了监控摄像头的盲区，并选择了无人看管的时间作案。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会变得不信任他人，要么放弃抵抗默默哭泣，要么逃学。
然而，我的双胞胎妹妹却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定义。
「……喂，白梦。」
上周五下午放学后，海姆站在他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桌子前，悄悄地叫住了我。
“是的，什么事，海姆？”
“……收集证据真是一件麻烦事。”
“没错，找出罪魁祸首很困难。”
“……我已经尽力了。”
“谢谢你的辛勤工作，海姆……”
一种卑鄙阴险的欺凌行为。
我原以为这次就连海姆也得认输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也就是上周一，发生的那场噩梦般的场景。
早晨班会开始前，海姆悄悄地关上教室门，并从里面锁上了。
然后，他随意地拿起讲台旁边的一把金属折叠椅。
“海姆？你在干什么……”
海姆不顾我的劝阻，径直走向坐在前排的1号学生和他在一起的男孩。
然后，毫无预兆地，他用尽全力把折叠椅猛地砸向男孩的脸。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和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在教室里回荡。
“啊啊啊啊！？”
海姆随后用椅子猛击男孩的头部，男孩的头被打裂，鼻骨碎裂，鲜血喷涌而出。
「……次」
海姆甚至都没看她一眼，就一把抓住了2号学生的头发。
他毫不犹豫地将脸猛地撞向桌角。
随着一声可怕的闷响，鲜红的血液染红了白色的指纹。
“啊……！住手！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
“纵容欺凌行为同样有罪。”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那就从上到下把班里所有人揍一顿。
这就是海姆最终得出的暴力答案。
惩罚所有嫌疑人。
教室里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同学们脸上一个接一个血流成河的可怕景象映入眼帘。
“喂，你这个贱人！别为所欲为！”
两个身材魁梧、头发染得鲜艳的男人挤过人群，威胁着海姆，并迅速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她们是女生团体的跟班，而且经常对男生进行阴险的欺凌。
“嘿，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当那人走近准备有所行动时，海姆漫不经心地把手中拿着的折叠椅扔到了一边。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电击枪，抵在领头男孩的脖子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电击将他击倒。
“啊，啊啊啊啊！？”

“图片？”
海姆抓住那人抽搐倒地时短暂的犹豫，将藏在口袋里的警棍猛地挥向另一个男孩的头部。
“哇！？”
惊慌失措的男孩高举双手过头顶，拼命想要挡住警棍的击打。
然而，来自上层的攻击只是诱饵。
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上方的那一刻，海姆用尽全力踢了男孩的裆部。
“呃……！？”
男孩蜷缩在地上，痛苦地捂着下体，海姆镇定地捡起了他之前丢弃的折叠椅。
然后，他使出浑身解数，轮番猛击倒在地上的两个男人的头部，每人三次。
砰！砰！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响起，鲜红的血液从他的头顶喷涌而出，将地板染成了红色。
“他歇斯底里地发作了！救命啊！”
“开门！开门！”
惊恐的学生们四处奔逃，拼命想要逃脱，但海姆用他改装过的气枪朝任何靠近门口的人的脸部开枪。
"Gyaa"
五个，然后六个，他们倒在了血泊中，最后，7号学生的脸部被打了一拳，倒在了地上。
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被罚了，周围的学生开始大声喊叫，试图保护自己。
“好、好的！我会告诉他们的！我会告诉他们的，所以请你们住手！”
“是他们干的！他们四个都是！”
“没错！那四个人把刀具和垃圾放进了鞋柜里！”
“我看到了！所以请不要打我！”
真正的罪犯很快就被无辜的学生揭露了出来，他们为了自保，不想自己沾满鲜血。
被指认为作案者的四名女学生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不止。
“……是的”
海姆拖着手里那把沾满血迹的管椅，朝他们四个人走去。
“不、不！我们只是在报复他们刚才的嘲笑……啊啊啊！？”
海姆甚至没给他机会说完借口，就毫不留情地把折叠椅搬了下来。
一次又一次。
海姆的机械攻击持续进行，直到四人奄奄一息，面目全非。
教室里弥漫着血腥味和尖叫声，年级主任和体育老师终于破门而入。
海姆自然而然地被立即带到了辅导室。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对海姆怀有强烈感情的男学生们团结起来，开始采取行动。
“海姆女士遭受了可怕而阴险的欺凌！”
“那是过度自卫……不，那是正当防卫！”
“是那四个女孩先主动的！”
男学生们的有力证词与学校出于自保目的想要掩盖“前所未有的重大丑闻”的动机完全吻合。
因此，海姆的行为被视为“在极端情况下的合法自卫”。
四名受重伤的女孩以及几名无关人员被送往医院，而海姆则被允许“平静地”返回教室，只受到了“严厉警告”。
“……呼……”
光是想想就让我头疼。
当我把目光从窗外转回教室时，门嘎吱一声开了，海姆走了进来。
我刚拒绝了那份供词回来。
她的制服一尘不染，表情依然像往常一样难以捉摸。
然而，每当她迈出一步，周围的学生都会畏缩、僵硬，并迅速躲开，仿佛受到了惊吓。
一个没有欺凌、和平的课堂，是通过压倒性的暴力手段实现的。
这就是当时这间教室的日常作息。

“欢迎回来，海姆。”
“……我回来了，希罗姆。”
海姆在办公桌前坐下，懒洋洋地把手肘搭在桌面上。
“所以你又甩了另一个男人，是吗？”
“……是啊，因为它碍事。”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
“...并不真地。”
我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我则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班上已经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海姆了。
然而，被恐惧压抑的怨恨却像更深邃、更阴险的岩浆一样翻腾涌动。
明目张胆的骚扰已经停止，但窃窃私语的流言蜚语却从未消失。
“嘿，你看到了吗？她今天又甩了另一个男人。”
“说真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谁？”
“即使她是个暴力的女人……”
“老师们是不是对他太宽容了？”
“肯定出了什么事。有传言说她和副校长有染。”
低声细语，暗藏恶意。
海姆肯定也听到了，但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喂，白梦。」
“是的，是什么事？”
“……嘈杂”
“是的，没错。但即使是学校也无法保护他们免受比这更严重的暴力侵害。”
“...我知道。”
海姆开始望向窗外，似乎兴致缺缺。
对她来说，周围人的嫉妒和侮辱大概就像苍蝇嗡嗡叫一样无关紧要。
但我知道。
这种不正常的沉默和扭曲的和平终有一天会崩溃。
教室里弥漫着恐惧，窃窃私语中隐藏着毫不妥协的杀意。
我们就像坐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上。
“……哈”
我忍不住长叹一声，今天我已经不知道叹了多少次气了。
“希罗姆，你怎么了？肚子疼吗？”
“不，海姆。当你的兄弟只会让我胃溃疡。”
“……真奇怪。”
海姆微微歪了歪头，然后瘫倒在桌子上，闭上了眼睛。
说实话，有个如此无忧无虑的姐姐，总是让我吃亏。
教室角落里，一群女生正用充满杀气的眼神盯着我。
他们的眼神中不仅有恐惧，还有更深的怨恨。
沾染了鲜血的解决方案无法带来根本的解决方案。
他们只会埋下悲剧的种子。
下一次爆炸发生时，我能保护海姆和我自己吗？
气氛沉重，警铃在校园里空荡荡地响着。
我用手指按了按眉心，思索着即将开始的令人不安的日常生活。
“……哎呀，真是麻烦。”
那些低语声，无人听见，悄无声息地消散在教室冰冷的空气中。
我身边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海姆规律的呼吸声。
这真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不敢放松警惕，总想知道谁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我感觉教室里的温度突然下降了。
即使铃声已经停止，窃窃私语的闲言碎语也没有完全消失。
它像诅咒一样萦绕在这个房间里。
我只能祈祷海姆永远不要再拿起那把折叠椅了。
作为双胞胎中年纪较小的那个，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
教室门开了，班主任走了进来。
老师的脸上也满是恐惧。
学生和老师们都在试图揣摩海姆这个女孩的情绪。
一所不寻常的学校，一个不寻常的班级，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姐姐。
在这一切之中，我每天都忍不住叹息。
午餐时间，另一名男学生可能会指责海姆。
于是，女孩们的嫉妒心与日俱增。
我仍然没有办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我只能在海姆身边守护着她。
“……希罗姆，你太吵了。”
“啊？我什么都没说。”
“……我内心的声音太吵了。”
“……请不要说如此荒谬的话。”
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把目光转向站在教室前面的老师。
课程开始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课。
大家都只希望这段时间能够平安度过。
那段扭曲的时光缓缓流逝。
海姆再次闭上眼睛，安然入睡。
我凝视着她美丽的侧脸，思绪飘忽不定。
我应该保护她，还是应该保护我身边的人免受她的伤害？
答案依然难以捉摸。
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远非平静。
翻动课本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回荡。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微弱地啜泣。
那很可能是最近袭击事件中受伤并受到精神创伤的那名学生的物品。
没有人能责怪海姆，这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这就是海姆所创造的“和平”。
一种完美却又极具破坏性的和平。
我按了按笔尖，在手里的笔记本上随意画了几条线。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注意到他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姐姐的气场如此强大，甚至撼动了成年人的权威。
这既令人自豪，又令人恐惧。
窗外，秋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天空湛蓝无垠，万里无云。
与教室里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空美得令人窒息。
“……哈”
今天，这声叹息仿佛是第N次发出的恳求。
海姆一动不动。
她眼中的世界可能与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不同。
她对善恶的标准，她对得失的计算——一切都按照她自己独特的规则运行。
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身边的人肯定不会对此感到高兴。
即便如此，我相信我的角色是成为她唯一的盟友。

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双胞胎，所以我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状。
短暂的喘息之后，下一场事件即将发生。
我打开笔记本，开始机械地抄写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
周围人的目光让我感到难受。
作为海姆的弟弟，我也感受到了一种似乎既恐惧又轻蔑的目光。
我已经习惯了，但这感觉并不好受。
即便如此，我还是尽力表现得冷静。
如果我们表现出任何痛苦的迹象，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
我将运用我的智慧，守护海姆用暴力建造的城堡。
一种奇怪的角色划分开始形成。
铃声响起，下课了。
老师离开讲台，离开了教室，仿佛在逃命。
学生们顿时放松下来，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自然而然，他的大多数同学都避免靠近海姆的座位。
只有海姆的粉丝和追随者才会接近他。
“……海姆，快醒醒。该休息了。”
“……嗯……啊……”
看着妹妹揉揉眼睛起身，我又叹了口气。

【第一阶段】扭曲的逻辑和狭隘的自尊心

放学后，在安静的走廊里，我在洗手台洗了脸，用毛巾擦干脸时，不禁叹了口气。
海姆被老师叫去辅导室了，而我独自一人正往教室走去。
在安静的走廊里，传来多双室内鞋敲击地板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时，四个女学生挡住了我的去路。
他们脸上写满了明显的敌意和不满。
阿子站在中间，伊娜和乌里站在她两侧，最后面是艾子，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你需要什么吗？”
当我轻声询问时，领头的阿科拂开头发，哼了一声，仿佛在说：1我向前迈了一步。
“喂，白郎君？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可以吗？”
“……你想跟我谈谈吗？”
“是的，关于你姐姐的事。”
仿佛受到亚子的话的启发，伊娜皱起了眉头，流露出不满。
“嘿，海姆，你完全破坏了课堂气氛。你意识到了吗？”
“大家都吓得连上学都不敢去了，对吧？这太奇怪了。”
尤里用力地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他威胁要对所有人使用暴力，老师们也不敢出声。真是难以置信。”
“所以，白梦，让你妹妹好好向所有人道歉吧。”
阿子抱臂而立，居高临下地说道，仿佛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要求。
“让你的弟弟白武好好跟他谈谈，告诉他不要再在课堂上惹是生非了。”
我独自站在那里，四人压迫性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我的全身。
说实话，考虑到我们体格上的差异，我没有足够的威慑力用力量把他们推开。

我和海姆的身高都只有150厘米左右(我不喜欢海姆比我高1厘米)。
她的身材比较娇小，体型与其他同龄女学生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他的男性体格还不够发达，被四个女孩围绕着，更让他显得有些威慑力。
但我却无法阻止内心深处涌起的那股冰冷的怒火。
“……你说要道歉？”
“没错。既然是家人，你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这不公平。”
我平静的反驳让阿子惊讶地挑起了眉毛。
“……嗯？这有什么不合理的？”
“顺序颠倒了。是你先开始对海姆进行阴险的欺凌。”
我刚把话说清楚，身后的绘子就提高了嗓门，听起来很不高兴。
“什么？！你在说什么？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无关紧要？你真能这么说吗？”
我挺直了腰背，依次回头看了看他们四个人。
“是谁在鞋柜里放了剃须刀片，划破了课本，还在课桌里塞满了垃圾？然后，趁着找不到肇事者，全班同学都对此议论纷纷，觉得很有趣？”
“那是因为他太傲慢了！”
伊娜无意间脱口而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尽管为时已晚。
“傲慢无礼并不能成为诉诸暴力和骚扰的理由。我承认海姆的手段极端，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恶意造成的。是你自作自受，现在你承受了后果，却装可怜，还要求道歉——这真是极其自私。”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阿科的脸气得涨得通红。
“喂，你……！别因为你是我弟弟就骄傲自满！”
“我没有夸大其词，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
“这是真的吗？！他做的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力！”
“那么，你们在幕后究竟做了些什么？那不就是阴险的霸凌吗？”
看到我毫不动摇的立场，尤里威胁地向前倾身。
“你这小鬼，不许这样跟我顶嘴！”
“小孩子”这个词让我感到刺痛。
我的确个子矮，比海姆矮大约 1 厘米(我对此感到很自卑)，而且和他们相比，我的身材也比较纤细。
客观来说，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里，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如果那四个人想对我动手动脚，他们很容易就能制服我。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海姆”这个名字。
如果我说，“如果你们敢碰我一下，海姆就不会保持沉默”，他们可能会害怕而逃跑。
如果我们以海姆的暴力倾向为背景，或许就能一举解决所有问题。
即使我张开嘴，也无法说出那些话。
作为男人，我也有我的自尊心。
无论我多么渺小、多么不可靠，我都绝对不想做像躲在姐姐的阴影下，利用她的名义去威胁别人那样可悲的事情。
除非我能站起来，用自己的语言直面眼前的敌人，否则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体型大小完全无关紧要。我个人认为，我拒绝你的要求。我绝对不会让海姆向我道歉。”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真的明白自己的处境吗？”
阿科用低沉、冰冷、充满威胁的声音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趁你姐姐不在的时候惹我们生气会发生什么吗？”
“想打就打吧。”
我直视着阿子的眼睛。

“然而，在那一刻，你们也和海姆一样，成了‘加害者’。你们从那些躲藏起来骚扰他人而不留下任何证据的懦夫，降级为真正的施暴者。”
“呃……！你……！”
阿子紧紧握着拳头，浑身颤抖，看起来随时都会抓住我。
Urie和Ina的脸上都充满了愤怒和羞辱的表情。
我的身体因恐惧而微微紧绷，但我坚决不肯移开视线。
我靠自己站稳了脚跟，不再依赖姐姐的帮助。
那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坚定决心。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走廊里一片寂静。
我和阿子之间继续着激烈的、几乎火花四溅的眼神交流。
“……啧。”
阿科用舌头发出了一声低沉而清脆的咂舌声，打破了沉默。
她怒视着我，眼中充满了杀意，然后吐出这样一句话：
“这太糟糕了。他们每个人都疯了。”
“……没错。真是如出一辙，有其兄长之长。”
伊娜同意了，脱口而出这些话。
“太恶心了。光是想到它就让我反胃。”
尤里也瞥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我是什么肮脏的东西。
“我走了。跟他那样的人说话毫无意义。”
阿子转身开始走，迈着沉重而粗糙的脚步。
剩下的三人也跟着她，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
“……记住这一点。别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
最后，绘子留下了临别赠言，四人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走廊里再次恢复了寂静。
“……呼……”
确认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后，我背靠着墙，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紧张感突然消失，我感觉自己的膝盖微微颤抖。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真是太傲慢了。
如果他们失去理智攻击我，我不可能毫发无损地逃脱。
但我没有提及海姆的名字就逃跑，这让我感到一丝小小的自豪。
向窗外望去，落日将学校建筑染成了耀眼的红色。
一道血红色的灯光在寂静的走廊上投下一道长长的、诡异的影子。
一种难以言喻的阴郁气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相反，我可能加剧了他们的不满，火上浇油。
不满和仇恨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潜伏得更深，并有可能演变成更邪恶的东西。
这所学校的气氛已经濒临彻底腐败的边缘。
“……事态发展令人不快。”
我喃喃自语，然后用手按住额头。
我得回教室了，可是我的腿感觉很沉重。
接下来，那四个阻挡我的人会做什么？
海姆已经没有勇气直接与他们对抗了。
因此，目标就是……我。
尽管我明白参与其中的风险，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后悔。
作为海姆的弟弟，作为一个男人，我能够坚守我不能逾越的底线。
“……希罗姆？”
突然，一个熟悉的低沉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当我转身时，海姆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刚从职业指导办公室回来。

“海姆，欢迎回来，你来得早。”
“……是啊，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海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
“……出什么事了吗？”
“不，什么也没有。”
我强颜欢笑，摇了摇头。
“我有点累了。”
“……是的”
海姆没有继续追赶我，而是走到我身边继续走。
她比我高1厘米。
虽然只有 1 厘米的差距，但当我们并肩走的时候，这微小的差别还是让人有点沮丧。
她的侧脸始终面无表情，让人无法看穿她的内心想法。
她不可能知道我曾受到那些女孩的骚扰。
我觉得没问题。
我的战斗只能由我一个人面对。
我们并肩走在安静的走廊里。
其他班级里那些不喜欢海姆的学生一看到我们就脸色苍白，蜷缩在墙边。
他们仿佛在为野兽开路。
另一方面，海姆的一些粉丝则向他发出热情洋溢的爱意呼喊。
这诡异的一幕正是我们当下的现实。
「……喂，白梦。」
“什么事，海姆？”
“……我饿了。”
“唉……我回家后做点什么吧。”
“……是的”
我们一边闲聊着琐事，一边回到教室，拿起书包。
留在教室里的学生的目光令人感到刺痛。
阿科和其他三个人也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但当她们与我对视时，她们连掩饰的恼怒都没有，就把脸扭开了。
我没有错过他们眼中深处燃烧的余烬般的怨恨。
下一场冲突肯定不会太远了。
放学后，我们一起沿着上学的路走，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
影子拉得很长，似乎没有尽头。
“……今晚吃什么？”
“你要什么？”
“……蛋包饭。我更喜欢牛肉炖酱。”
“好的，我明白了。我想知道是否还有剩余的鸡蛋……”
尽管我假装一切正常，但我的内心依然沉重而沮丧。
课堂气氛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我明天还得再去这所学校，身上带着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未爆炸弹。
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然而，我还是继续和海姆并肩走着。
即使我渺小且不可靠，我也不能放弃。
我紧紧握住拳头，缓缓吐出一口气。
风吹过，吹动着路上的落叶。
随着秋意渐浓，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冷。
在这所言语攻击和肢体暴力交织的学校里，我的自尊心能走到哪一步？
心中充满未解的疑问，我沿着姐姐稍稍走在前面的影子走着。

太阳几乎完全落山了，路灯开始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
回家的路感觉比平时要长得多。
“……希罗姆，你走得真快。”
“哦，对不起，我刚才在想事情。”
“唔...”
我放慢速度，与海姆的步伐保持一致。
我眼角的余光再次瞥见了那1厘米的身高差。
我发现自己竟然希望自己能快点长高，这完全不像我的性格。
我至少想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变成一个可以瞧不起别人的人。
这是他作为男人的一种小小的自尊心的体现。
我回到家后，打开门，走进安静的门厅。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两个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悲伤地回荡。
这是唯一一处避难所，与那所扭曲的学校隔绝开来。
我放下包，走向厨房，系上围裙。
我打开冰箱时，发现剩下的鸡蛋只够两个人吃。
“嘿，我会做蛋包饭。”
“...我做到了。”
看着海姆深深地陷进客厅的沙发里，我拿出了一个煎锅。
做饭的时候，我可以避免去想不必要的事情。
刀切洋葱的声音有节奏地回荡着。
阿科和其他人临别时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记住：别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
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策略？
不是直接的暴力，而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攻击，一种阴险的手段。
他们可能会以我为目标，试图动摇海姆的决心。
或许这是一个涉及全校的重大问题。
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战术，我都决心独自面对他们。
平底锅里翻炒番茄酱饭的香味弥漫开来。
“……闻起来很香。”
海姆不知怎么地来到了厨房门口，探出了头。
“马上就好，请坐下稍等。”
“……是的”
我看着妹妹静静地走回去，开始煎薄薄的蛋饼。
在这种扭曲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人知道这份和平能持续多久。
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份平凡的日常生活。
当我把蛋包饭装盘时，我下定了决心。

【第二阶段】羞辱性的踢裆和尿失禁

放学后，安静的教学楼里，我背着书包，正前往一楼的男生洗手间。
海姆还在教室里，做老师布置的额外作业。

上完洗手间后，我刚转过街角准备回家，突然，我的下背部遭到来自后方的猛烈撞击。
“呃……！？”
我本来就个子小、身子轻，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重重地摔倒在地。
我捂着疼痛的膝盖，试图站起来，突然眼前一黑，手臂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抓住。
“白郎君，请你过来一下。”
“你在干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拖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女厕所。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我困在了狭窄的空间里。
站在我面前的是昨天的四个女孩——Ako、Ina、Urie 和 Eiko。
阿子手里拿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女式校服裙子和水手服。
“穿上这件衣服。你和海姆是双胞胎，所以你们长得一模一样，对吧？”
“……你们究竟在密谋什么？”
“我要让你穿上这身衣服，爬到地上求我原谅。”
伊纳露出了讨厌的笑容，举起他的Masuho手机（我一直把智能手机称为“Masuho”）的摄像头对着我。
“我要拍一段海姆低头道歉的视频，然后把它传遍整个互联网。”
“没错。我们要彻底摧毁那个女人的自尊心。快点，赶紧把它脱掉！”
尤里抓住我的肩膀，伸手想撕掉我的衣服。
我站在女厕所隔间前，无路可逃，怒视着他们，汗流浃背。
我拒绝。
遭到断然拒绝后，四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怒火中烧的脸颊。
“喂！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
“我明白。但我绝不会与这种懦弱可悲的捏造行为合作。”
“你这小鬼真没礼貌……！”
阿子怒气冲冲地对我大喊，但我冷冷地回应了她。
“无论你怎么威胁我，都没用。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你的愚蠢变成痛苦。”

溅！！

我还没说完话，就听到一声像水袋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一股异样的电流从下往上贯穿我的下体。
“图片……？”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处理刚才发生的事情。
阿科用尽全力，用脚背踢了我的腹股沟。
在最初的一瞬间，完全没有疼痛感。
然而，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下腹部深处，支撑人体核心的重要区域，受到了“某种致命的损伤”。
紧接着，一股如同地狱般的剧痛袭来，将我彻底吞噬。
“啊……！？！？！”
一声无声的尖叫卡在了气管里，呼吸完全停止了。
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这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
不仅仅是皮肤或肌肉的疼痛；而是一种剧烈的、破坏性的灼烧感，感觉就像一束束神经被直接烧穿，我的整个内脏器官都被压碎了。
一阵恶心感从胃部深处涌上来，我的眼前瞬间一片空白。
我的大脑进入了排斥模式，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发出警报，仿佛快要疯了一样。
我再也站不住了，瘫倒在地。
“啊……啊……啊，啊……！！”
作为男人的自尊，我的理性思考能力——一切都在瞬间消失殆尽。

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像虾一样弯腰在地板上扭动。
她双手拼命地捂住下体，试图通过施压来缓解疼痛，但即使是指尖最轻微的震动也会让她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啊啊啊…… ...
我不再在乎羞耻、名誉或其他任何事。
他眼中涌出大颗泪珠，口水止不住地从嘴角滴落，弄脏了地板。
鼻涕都流到脸上了，我只能发出像“呃，啊”这样动物般难看的呻吟声。
一种可怕的恐惧感——我的睾丸可能已经在我的两腿之间爆裂——以及下腹部灼热的疼痛，不断地折磨着我。
每次呼吸，腹压都会增加，每次都会传来一阵剧痛，让我感觉自己快要失去意识了。
我第一次遭受要害部位重击时，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哈哈！你看到了吗？！他一击就倒下了！”
“哇！踢裆真的管用！”
“呃，真恶心！他流口水，流鼻涕，真是太恶心了！”
就连楼上女孩们的嘲笑声听起来都有些模糊，仿佛发生在遥远的世界里。
就在那一刻，我绷紧了全身每一块肌肉，试图忍受疼痛。
我腹股沟和下腹部深处的紧张感突然达到了极限。
（什么……不可能……？）
我原本打算去厕所，但我的膀胱已经满了。
由于剧烈疼痛和下腹部的强烈压力，括约肌反射性放松，导致不自主排尿。
我的下体突然变得滚烫，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拼命想要按住的双手间渗了出来。
一股暖流如同热水般缓缓渗入我的裤子和内裤，滴落在地板上。
一阵汩汩、急促的水声在寂静的厕所里回荡。
“……等等。这个人，难道是……”
“你在开玩笑吧？！你尿裤子了！！”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他尿裤子了！”
四人女厕里充满了她们欣喜若狂的笑声，震耳欲聋。
“快拍！赶紧拍个视频！！”
“我们什么都有了！就叫它《海姆的弟弟被踢中下体，现在正在哭着尿裤子！》吧！”
“停下……求求你……停下……”
我试图用颤抖的声音哀求，但从我嘴里发出的只是混杂着唾液的可怜呻吟。
按在我胯部的手沾满了我的尿液，一股冰冷、不舒服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
镜头越来越近，决心不错过我可怜的身影的任何一个细节。
相机快门发出咔哒声，红灯亮起，表示正在录像。
他满脸泪痕和鼻涕，狼狈地躺在那里，下身湿透了。
作为男人的骄傲，作为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在这间女厕所冰冷的地板上碎成了无数片。
“哈哈！我想把这个给海姆看！我想告诉他，他那骄傲的小弟弟尿裤子哭了！”
“如果这件事传开，你就不能再来上学了！”
“活该！谁让你这么傲慢！”
他们的话语像尖针一样刺痛我的心。
疼痛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相反，下腹部的钝痛感越来越深，越来越沉重。
我浑身颤抖，动弹不得。
我甚至连抓住扶手或木制平台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自己的氨气海洋中颤抖。
“……啊……呃……”
它让你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
这种悲剧的后果是，她试图挺身而出，而不是躲在海姆的阴影下。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最终却以最悲惨、最屈辱的方式失去了尊严。
绝望、剧痛和自我厌恶折磨着我。

他们四人彻底拍下了我尴尬的模样后，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
“够了。我不想再和这种肮脏的人在一起了。”
“真的开始有股味道了。我们走吧。”
“再见啦，白郎君。希望你明天开学一切顺利！”
锁咔哒一声打开了，四个人欢快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远方。
女洗手间里再次陷入一片寂静。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着身子，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身上沾满了自己的尿液。
“……抽泣……打嗝……”
在空荡荡的洗手间里，我终于放声大哭。
腹股沟的剧痛依然没有消退，湿透的衣服带走了我身上的热量，让我更加痛苦不堪。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只是在反驳一些错误的事情。
我只是在维护我自己的正义感。
现实太过残酷，无情地击垮了我。
我的双手放在地上，颤抖不已，使不出任何力气。
我甚至无法站立，只能把脸贴在冰冷的瓷砖上。
如果这段视频疯传，我的校园生活就彻底结束了。
相反，我们无法预知这会给海姆带来多大的麻烦和羞辱。
是我阻碍了他们。
那是因为我意志薄弱。
我的心仿佛要因为沮丧和羞愧而破碎。
泪水滴落在地板上的水洼里，泛起涟漪。
她再也无法忍受下体传来的疼痛，再次蜷缩成一团。
我的下腹部剧烈疼痛，每一波疼痛袭来时，我都屏住呼吸。
“……帮我……”
我用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呼救，但这声呼救声永远不会传到任何人耳中。
我感到更加难过，止不住地哭泣。
下课后，学校大楼里异常安静，只有我的哭声在空荡荡的回声中回荡。
已经过去多久了？
疼痛稍稍减轻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空虚感开始攫住我。
衣服上的气味和污渍仍然是我犯下错误的证据。
我慢慢地尝试抬起颤抖的身体。
但下腹部一阵剧痛让他无法继续下去，他又一次倒下了。
“啊……呃……”
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移动。
在这个屈辱的地方，我所能做的只有继续忍受这种痛苦。
暮色透过女洗手间的小窗户照射进来，给房间洒下诡异的红紫色光芒。
阴影拉长，将我可怜的身影笼罩其中。
在我的脑海中，阿子和其他人爽朗的笑声一遍又一遍地回响。
“我被踢中了下体，我现在又哭又尿裤子了。”
那些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的尊严彻底丧失殆尽了。
那个曾经努力以身为海姆的弟弟而感到自豪的男孩已经不在了。
只有可悲又可怜的失败者散落在各处。
我咬紧牙关，狠狠地咬破了嘴唇，都咬出血了。
在痛苦和屈辱之中，我能感觉到内心深处滋生出黑暗、阴郁的情绪。
那既不是恐惧，也不是绝望。
那只有深深的、漆黑的绝望和怨恨。

仿佛对这个让我遭受这一切的世界怀有一种冷酷的杀意。
但现在，我甚至没有力气表达这一点。
我只能在地板上爬行，忍受着那种令人不快的湿漉漉的感觉。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模糊的世界里，我能看到我的双手痛苦地颤抖着。
“……啊……嗯……”
我反复浅浅地呼吸，等待疼痛逐渐消退。
但情感上的创伤永远无法真正愈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洒在这间女厕所地板上的尿液和眼泪的味道。
我好像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有人在找我吗？
是海姆吗？
不，请不要来。
我不能让最不想看到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的人看到我。
我拼命屏住呼吸，尽可能地缩小自己的体积，以求消失自己的存在。
但脚步声正朝着前方走来，朝着女洗手间的方向。
咚咚，脚步声轻柔、冰冷而规律。
我太清楚那是谁的脚步声了。
绝望再次席卷了我的全身。
脚步声在门前停了下来。
一片寂静。
门把手缓缓转动。
女厕所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
落日的暗红色光芒洒进房间，鲜艳地照亮了我肮脏的身体。
站在那里的是……
“……希罗姆？”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低沉、毫无感情。
是海姆。
她缓缓环顾房间，注意到我躺在地板上，液体洒了一地，还有我被抓住时制服上散落的纽扣。
我的脸不应该露在外面。
她把脸贴在地板上，拼命地想要掩饰。
但我发出的浅浅呻吟和颤抖的身体说明了一切。
“别过来……海姆……”
勉强发出的声音嘶哑得可怕，令人心酸。
“求求你……别看……求求你……”
海姆一言不发，静静地向前迈了一步。
我能听到鞋底踩在湿地板上的轻微声音。
她径直走到我跟前，慢慢蹲了下来。
“……Shirom”
她的手轻轻抚摸着我湿漉漉的头发。
那一刻，那份温暖对我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痛苦。
「……谁？」
一个简短明了的问题。
但在那声音背后，却隐藏着我从未听过的冷漠。
“……你不必说……这是……我的错……”
“……是谁对你做的？”
海姆没听我说什么，又问了一遍。
她的目光落在了我两腿间的污渍上。

海姆的表情依旧如故。
然而，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变得如此强烈，仿佛能将她周围的空气冻结起来。
“……Shirom”
“……是的……”
你能站得住吗……？
“……我做不到……太痛苦了……”
“……是的”
海姆站起身，脱下身上穿的开衫，轻轻地披在我的腰间。
“...等我。”
她简单地说了这句话，然后转身就走。
“嘿……你是……”
“……打扫”
海姆离开女洗手间时，镜头只拍到了她的背影。
与之前不同，脚步声异常安静，而且明显带有杀意。

【第三阶段】完全暴露的纯白色内裤

即使回到家后，我也没有告诉海姆是谁袭击了我。
那是我仅存的一丝自尊，也彻底破碎了。
他被一个女人踢中了下体，疼得大叫，甚至尿湿了裤子——真是个可悲又尴尬的失误。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哭着去找姐姐倾诉这件事。
因为我始终保持沉默，海姆没有再问任何问题。
即使晚上我爬进房间的床上，也不被允许打个盹儿。
每当我闭上眼睛，白天经历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羞辱就会像一幅生动的画面一样重现在我眼前。
被人踢中腹股沟的剧痛，是我这辈子从未经历过的。
剧烈的疼痛，仿佛整个下腹部都被烧成了碎片，恶心感如同内脏被碾碎一般。
被一个同龄女孩踢中下体并被击倒在地，这件事让我感到无比尴尬。
最糟糕的是，我当时又害怕又痛苦，竟然无意识地尿湿了裤子。
他们湿透的内裤的冰冷触感和四个人的大笑声在我耳边久久回荡。
“……啊……”
我紧紧咬着床单，在夜色中偷偷流泪。
如果我明天去上学，那段视频可能已经传遍了所有学生。
我会收到怎样的目光？我会遭受怎样的嘲笑？
恐惧让我浑身颤抖，整夜辗转难眠。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时，我担心的骚动并没有发生。
学校内没有发生任何异常事件，也没有迹象表明该视频已在互联网上传播。
海姆并没有大开杀戒，屠杀那四个人。
海姆一如既往地保持冷静，茫然地望着窗外。
我原本以为会松一口气，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天真。
从教室的角落里，Ako、Ina、Urie 和 Eiko 正盯着我看。
他们用手捂住嘴，带着令人作呕的咯咯笑声嘲笑我。
他们没有把视频散播到整个学校，而是打算把我当成玩具一样关起来，让我无处可逃。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座位上，伸手从抽屉里拿出包放下。
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小便笺纸。
当我把它拿出来打开时，上面写着几个字。
“放学后，请到昨天女生洗手间集合。如果你不来，我们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冷汗顺着我的后背流下来，我的心脏怦怦直跳。
从一开始就没有退路。
尊严被践踏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全天的课程感觉无比漫长，简直像是一种折磨。
我记笔记的时候双手都在颤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
时不时地，当我转身时，他们四个冰冷的目光仿佛在一点点地侵蚀着我的灵魂。
向海姆寻求帮助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她发现了，无疑会发生比上次袭击更加可怕的血腥悲剧。
而我自己则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没有姐姐的影响就无法生存。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也是我必须独自承受的惩罚。
很快，无情的放学铃声响彻整个学校，宣告着一天的课程结束了。
“……希罗姆，你先回家吗？”
海姆收拾好行李后，轻声问我了一个问题。
“……不，我今天还得留下来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
我拼命想纠正自己扭曲的表情，并编造了一个虚假的借口。
海姆，你先回家吧。
“……好的。那我就在家等。”
海姆缓缓离开教室，没有流露出任何怀疑的神色。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方，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样可以。
我们绝不能让她牵扯进来。
这是我一直保守的秘密，它让我很痛苦。
放学后，我走过空荡荡的教学楼，感觉自己像个被押往刑场的囚犯。
每走一步，我都感觉昨天腹股沟的疼痛又回来了。
我终于走到了一楼后面那间昏暗的女厕所门口。
当我试图去够门把手时，我的指尖会打滑，我无法牢牢抓住它。
我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们四个人已经手挽着手在屋里等候了。
我身后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你没有逃跑，而是一路来到了这里。这很好，白郎君。”
阿子面带诡异的笑容向我走来。
“你不想让这段视频疯传，对吧？如果大家都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你活不下去了。”
“……你想模仿什么？”
我用沙哑的声音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模仿的是什么？很明显，是惩罚。”
Urie 亮出了她手中智能手机的屏幕。
“你知道我们因为你妹妹的事感到多么羞愧吗？”
“所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我的兄弟，来承担。”
伊娜踢了一脚挂在墙上的清洁桶，发出金属撞击声。
“好的，我们继续昨天没做完的事情。”
绘子把女生的制服扔到地上。
“穿上那件衣服，一边舔我们的鞋子一边道歉。”
“……我不得不拒绝。”
当我颤抖着声音反驳时，亚子的表情瞬间变了。

你又得意忘形了……！你根本没有学习能力！
阿科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打在我的胸口。
我踉跄了一下，冰冷的瓷砖墙重重地撞在了我的背上。
“抓住它！”
在阿子的指示下，宇理和绘子从两侧按住我的双臂，将我束缚住，使我无法逃脱。
“放开我……求求你……！”
“闭嘴，矮子！”
伊娜用力拽我的头发，强行按住我的头。
我的双臂和头部都被遮盖住，身体毫无防备。
就像昨天一样，阿子缓缓地脱下尖头拖鞋，瞄准目标。
“……停止……”
“我会确保你明白自己的位置并牢记于心！”
无情的一脚再次正中我的要害。

砰！

一阵潮湿沉闷的砰砰声在狭小的厕所里回荡。
“Aa
剧烈的疼痛，比昨天的还要强烈，刺穿了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
因为我被束缚住了，无法蜷缩身体，冲击力直接击中了我的下腹部深处。
压力如此之大，感觉我的眼球都要爆出来了，疼痛也极其剧烈，就像滚烫的岩浆灌进我的身体里一样。
“啊……啊……啊……嗨……！！”
我完全停止了呼吸，感觉眼珠都要翻出来了。
剧痛难忍，他全身肌肉抽搐，挣脱了束缚，跪倒在地。
“哈哈！今天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看，看，我们正在拍摄第二部分，就像昨天一样！”
我蜷缩在地板上，双手绝望地捂住下体。
疼痛剧烈到我无法说话，只能发出微弱的喘息声:“呼，呼。”
口水从他的牙缝间流出来，鼻涕滴到了地板上。
昨天我受伤的部位再次遭到袭击，其威力足以彻底摧毁我的意志。
“啊……啊……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我蜷缩在地上，痛苦不堪，而更残酷的折磨还在等着我。
“嘿，你今天又尿裤子了吗？”
阿科冰冷的声音从天而降，嘲讽着我。
“我得去看看他。我要确认他没有尿裤子，并且穿了内裤。”
“没错！他就是个肮脏的尿尿男！”
伊娜和尤里不屑地笑着，粗鲁地把手伸向我的腰。
“住手……！别碰我……！”
我哭喊着，颤抖着双手拼命按住腰带和裤腰。
但是，腹股沟被踢到的剧痛，感觉就像下腹部被火烧一样，让我完全无力反抗。
绘子用力按住我的双臂，使它们固定在地板上。
“好了，老实点！”
皮带扣被粗暴地解开了，拉链拉下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在空气中回荡。
“求求你们……！别看！！求求你们别看！！”
羞愧和恐惧让我惊慌失措，我摇了摇头，眼泪和鼻涕到处飞溅。
但我的拒绝毫无意义。
我的裤子被粗暴地一拽到膝盖以下。

冰冷的空气无情地拂过我裸露的下半身。
出现的人穿着纯白色的内裤。
“哈哈哈！你在开玩笑吧，这是什么？！内裤？！”
“什么？！你都上初中了还穿三角裤？！太土了！！”
女洗手间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
智能手机快门快速连拍，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捕捉到了我只穿着内裤的画面。
“别看……求你了……别看……”
我把脸贴在地板上，拼命扭动腰部试图掩饰，但就连这都成了嘲笑的对象。
“希罗姆和海姆因为住在一起而闻名，对吧？”
阿科蹲下身，凑近我的脸，恶狠狠地低语着。
“这条裤子是你姐姐给你买的吗？”
“我自己买不起！我姐姐跟我说，‘Shirom，你穿三角裤’，然后就逼我穿！”
“也许是我姐姐给我的旧衣服呢！哈哈哈！”
“不……！不是那样……！”
我想大喊“不！”，但我的嗓子嘶哑了，还沾满了泪水和口水。
三角裤是一种内衣，其设计旨在非常贴合身体曲线。
那布料无情地紧贴着我娇小纤细的身体。
我蜷缩在地板上，背部拱起，尤里从后面指着我的臀部，拍着手，笑着打滚。
“瞧瞧！它都快勒进她屁股里了！”
“哇，你说得对！你的屁股好可爱，就像女孩子的可爱屁股一样！”
“你的内裤都勒进屁股缝里了！整个形状都看得一清二楚！”
绘子狠狠地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浴室里传来一声尖锐的撞击声，一股羞辱性的冲击感传遍我的全身。
透过紧贴身体的白色布料，我的臀部曲线和形状完全显露出来。
一种难以承受的耻辱，彻底摧毁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这种羞辱感太强烈了，我感觉脸像着了火一样，喘不过气来。
“停下……求求你……停下……”
“一个男孩穿着这么土的内裤，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阿科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更加黑暗的疯狂。
她毫不留情地抓住我的双脚踝，用尽全力把我提了起来。
“啊……！？你……你是……！”
我的双腿高高抬起，我的胯部和臀部的形状，以及内裤勒进皮肤的部位，完全暴露在他们眼前。
“哇，姿势真完美！照片真漂亮！”
伊娜将Masuho相机尽可能地靠近我，从低角度将我的胯部和尴尬的下半身拍进了画面。
我的脚踝被紧紧抓住，我根本无法挣扎。
腹股沟被踢的剧痛再次袭来，他的下腹部也传来一阵强烈的恶心感。
“呃……啊……啊啊啊……！”
“来，把腿张得更开些！我要给你姐姐看看！”
尤里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试图将它们向外掰开。
永无止境的地狱，没有出路。
他们四个人的辱骂和嘲讽仍在继续，仿佛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的灵魂。
下腹部隐隐作痛，下半身不断暴露在外，这种极度的羞辱感令人难以忍受。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世界仿佛被染成了鲜红色。
“啊……呃……救命……”
即使我发出无声的尖叫，也只能被他们残酷的笑声淹没。
“白梦，那个尿尿很短的男人，再大声喊叫点！”
阿科抓住我的腿，来回摇晃我的身体。

每一次震颤，受伤要害部位的神经都像疯了一样发出尖叫。
“哎哟……好疼……别这样……放开我的腿……！”
“不行！在你反省自己的行为之前，事情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拍摄还没结束，所以请保持安静！”
绘子踩在我的胸口，用她的体重压着我，让我无法逃脱。
呼吸变得困难，大脑无法获得氧气。
地板上散落着我自己的眼泪和唾液的气味，这更加剧了我的痛苦感。
我拼命压抑住仅存的一点理智，不让内心呐喊：“海姆，救救我！”
如果我寻求帮助，我将永远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成为我妹妹的“保护者”。
但就我当时的处境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玩具，不值得被保护。
“看，看镜头！希罗姆，比个和平手势！”
伊娜把她的Masuho塞到我湿漉漉的脸前。
“……啊……啊……”
我只能紧紧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啧，你还这么厚脸皮。或许你需要更多惩罚。”
阿子抓紧了他的腿，把他的腿掰得更厉害了。
这几乎是一个双腿分开的姿势。
“啊……！？啊……啊啊啊！！”
一阵剧痛袭来，仿佛我的腹股沟被撕裂一般，我的身体抽搐起来。
“我几乎可以做180度劈叉了！”
“嗨！？”
腹股沟的疼痛剧烈得仿佛要撕裂开来，恶心感涌上心头。
“哈哈！这表情！这张照片是不是拍得最好？！”
“没错，太搞笑了！他那张丑脸穿着内裤哭喊的样子真是太逗了！”
这四个男人的粗暴欢呼声在狭小的封闭房间里不断回荡。
我的尊严早已被撕成碎片，不留一丝痕迹。
他只不过是一团血肉之躯，继续被他们按照恶意的欲望玩弄。
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被迫分开双腿的剧痛，以及只穿着内裤双腿被抬高的羞耻感，正在慢慢摧毁我的意志。
“求求你……原谅我……”
最后，我忍不住说出了恳求的话语。
“嗯？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尤里把手放在耳朵上，故意夸张地让我重复一遍。
“请……原谅我……我……错了……”
“你到底在为什么道歉？好好告诉我！”
“对不起……我不该穿内裤……我一时冲动……对不起……”
我被迫说出了那些屈辱的道歉话语。
Masuho的视频记录了每一个字。
“哈哈！他说，‘对不起，我穿了内裤’！太搞笑了！”
四人的笑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响亮了。
这是遵照传票执行的结果。

【第四阶段】班上女生用电动按摩器欺凌学生

“好，接下来我要好好惩罚一下你这厚脸皮的小裆部。”
伴随着阿子扭曲的声音，抓住我腿的那双手抓得更紧了。
她抬起一条腿，用鞋尖的鞋底紧紧抵住我的胯部，透过我的内裤可以看到我的胯部。
“啊……？你、你是……？！”
“这是男士们经常会做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电动按摩器’吧？”
“啊……！？停……别那样……！”
当我明白这些话的含义时，我全身的血液都仿佛流干了。
电动按摩器——一种邪恶而危险的恶作剧，通常是男孩之间用来开玩笑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会在女厕所里对我开这样的玩笑，而我根本没有逃脱的路。
“开始了！”
疯狂爆发了。

狗狗嘎嘎嘎嘎嘎嘎！！

阿子开始快速而剧烈地抖动双脚，鞋底用力摩擦着我毫无防备的腹股沟。
“Aa
一阵剧痛袭遍我的下腹部。
被踢到腹股沟的部位受到了一系列强烈的压力和摩擦。
鞋底坚硬的触感压碎了我内裤的薄薄布料，摩擦着我体内的敏感部位。
“啊……啊……停……停下！！”
摩擦和强烈的压力会让人感觉要害部位被撕裂。
震动通过骨骼传遍整个下腹部，带来剧烈的恶心感，感觉就像内脏器官被搅动一样。
“哈哈！它抖得好厉害！它起作用了，它起作用了！”
“哈哈哈！白郎的表情太搞笑了！他好像要把我弄晕了！”
伊娜和乌里大声笑着，把他们的Masuho相机拉近，继续近距离拍摄我的悲惨遭遇。
“啊……好痛……好痛……我要崩溃了……！好痛！”

磨啊磨啊磨！！
嘎嘎嘎嘎嘎！！

每次我的腹股沟受到挤压时，积聚的废物就会从内部压迫我的下腹部，让我感到剧烈的疼痛，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每次鞋底在我的敏感部位左右滑动时，我都感觉像是有无数根神经被直接撕裂，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唾液和鼻涕混合在一起，顺着脖子滴下来。
“加油，加油！还没结束呢！”
阿科笑了，然后放慢速度，换成沉重、果断、重击的动作。
随着一声隆隆声，我的脚后跟承受着我的重量，深深地陷进了内裤里。
呃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一片白光。
与快速震动不同，沉重的钝压会压碎要害部位，夹在骨头和鞋底之间的血肉会发出痛苦的尖叫。
他完全停止了呼吸，从头到脚全身僵硬。

“感觉怎么样？这更痛苦，不是吗？”
“住手……求求你……住手……我求求你……！”
我哭喊着，抛弃了所有的骄傲和一切，乞求原谅。
然后，阿子突然停下脚步，低头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
“嗯？你想让我停下来吗？”
“是的……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求求你……”
“好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阿子调皮地歪了歪头，鞋底还搁在我的胯部。
“希罗姆，你今天小便了吗？”
“……图片……？”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泪眼婆娑地抬头看着她。
“...还没有...”
放学后我刚想去洗手间就遭到了他们的袭击，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法去洗手间。
“哦，我明白了！那么……”
阿子邪恶的笑容更加浓重，她下令道。
“如果你现在穿着内裤就尿裤子，我就不给你做电按摩了。”
“……！？”
“来吧，就像昨天一样，今天穿着它们再尿裤子吧！然后我就停下来！”
“我……我做不到……！我不想……！”
仅仅被迫只穿着内裤抬起腿就已经够让我羞辱到想死的了，现在你还要我自愿尿裤子？
当我拒绝时，阿子的眼神闪过一丝冷光。
“你以为你有权利拒绝吗？好，我就继续给你做电按摩，直到你屈服为止！”
“啊！？不！！！！！！”
接下来，开始了极其强烈、快速的电击按摩，双脚用力跺脚。
鞋底重重地撞击在我的要害部位，每次都让我全身弹了起来。

砰砰砰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点，尿出来！尿出来！把你的尿液弄黄那条白内裤！”
绘子用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胸口，把我固定住，以免冲击力传递出去。
下腹部同时出现剧烈疼痛、压迫感和强烈的尿意，三重打击着我。
每次她的下体被挤压时，她都会发出尖叫，仿佛她已经胀到极限的膀胱即将爆炸。
“啊！它要出来了……！它要出来了……！”
“放出来吧，放出来吧！是时候让布里夫斯小便侠展现他的真正力量了！”
尤里觉得很有趣，拍了拍手。
阿子的双腿加快了速度，高速震动刮擦着她的腹股沟。

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

每当我的鞋底刮擦到什么东西发出声响时，我都会感到剧烈的疼痛，就像要害部位被点燃了一样。
“啊啊啊！好痛，好痛，好痛！求求你别这样！我要释放出来！我要释放出来！！”
再也无法忍受痛苦，我最终抛弃了理智和尊严。
我绷紧下腹部，拼命想放松尿道。
然而，剧烈的疼痛导致我全身肌肉僵硬，排尿困难。
“快点！你要是撒谎，我就让它更厉害！”
阿子将更多重量压在他身上，用脚狠狠地踩在他的敏感部位，跺着脚朝下踩向地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一刻，我下腹部的排尿开关被强行关闭了，它已经达到了极限。
滚烫的液体猛地喷入内裤里。
“啊……啊……啊……”
一股温暖灼热的感觉迅速蔓延到紧紧压着的白色织物上，瞬间形成了一块黄色污渍。
滚烫的液体浸透了塞进她臀缝里的布料。
“哈哈！泄露出来了！他真的自己泄露的！”
“哦不！我的内裤变黄了！好脏！”
伊娜用相机完美地捕捉到了这一刻，并欢呼雀跃。
我的内裤湿了，双腿仍然抬起，我继续小便。
“因为她抬起了腿，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尿液渗入并紧紧地粘在她的屁股上。”
温暖的液体无法被他的内裤后部兜住，顺着他的背流了下来，在地板上形成了一滩水。
“呃……啊……嗝……”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是我自己泄露的。
他作为男孩的自尊心彻底破碎，他沦落为一个可怜的撒尿玩偶。
即使尿湿了自己，我的身体颤抖的现象仍然没有停止。
“正如我承诺的，我现在就停止电动按摩。”
阿子满意地移开了脚，但她并没有松开抓着我腿的手。
“但你并不是说惩罚就此结束了，对吧？”
“……嗯……？”
他的话语如此绝望，我湿漉漉的脸扭曲了起来。
“白梦君，你尿湿了内裤，穿起来真好看。”
尤里咧嘴一笑，拉了拉我湿透的内裤的松紧腰带，啪的一声弹了出去。
“哎哟……啊……”
“来吧，再多露露你的屁股！你的屁股都尿湿了！”
绘子抬起我的臀部，凸显了我湿透的内裤和臀部的形状。
尿液温热的感觉和四个男人的嘲笑声让我感到比死还屈辱。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你玩呢？
阿子脸上带着阴险的笑容，似乎在盘算着下一步的酷刑。
从一开始，从女厕所逃跑就是不允许的。
我只能在湿漉漉的地板上瑟瑟发抖。
“求求你们……让我回家吧……”
“不行。除非白郎完全接受惩罚，否则我不会让你回家。”
伊娜用她的室内鞋戳了戳我湿漉漉的肚子。
“来吧，你为什么不向你姐姐求助呢？试试说：‘海姆姐姐，请帮帮我。’”
“……不……我不要那样……绝对不要……”
无论我看起来多么痛苦，有一件事我都不能说。
那是我仅存的抵抗力。
“哦，你还是这么固执吗？”
阿子冷冷地俯视着他。
“看来你还没受到足够的惩罚。”
“没错！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爱！”
这四个人的恶意毫无底线，他们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腹股沟的疼痛一直持续到我的下腹部，感觉像一阵钝痛。
尿液暴露在空气中逐渐变冷，这种额外的不适感快要让我抓狂了。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们的身影变得诡异扭曲。
“内裤小便男，摆个姿势。”
尤里拽着我的头发，强迫我把脸转向镜头。

“来吧，笑一笑！摆出一副‘我高兴得尿裤子了！’的表情！”
“……啊……”
这根本不好笑。
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流下沮丧的泪水。
“你竟敢！你要是不摆脸色，我就再打你！”
绘子狠狠地打了我大腿一巴掌。
一声干涩尖锐的回响传来，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手印。
“啊……”
我全身都疼。
但最剧烈的疼痛还是在心脏部位。
我如此悲惨、无能为力，简直就像个玩具。
作为海姆的弟弟，我曾经拥有的那份自豪感已经彻底化为灰烬。
“嘿，我们每天放学后都这样做吧。”
阿科笑着建议道。
“好主意！不如把它变成日常活动吧！一起观看白郎君尿湿内裤！”
“那肯定很有趣！我们让他们每天摆不同的姿势吧！”
他们四个人讨论着如何毁掉我的生活，语气就像在和几个朋友讨论放学后买零食一样轻松随意。
“绝望”一词都不足以形容那种感受。
我的日常生活彻底结束了。
“……呃……啊……”
他们继续用冰冷的目光俯视着我，我只能发出呻吟声。
女洗手间天花板上的荧光灯诡异地闪烁着。
那束光凄凉地照耀着我羞愧的模样。
无处可逃。
没有希望了。
然而，这种屈辱和痛苦的地狱般的折磨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腹股沟处沉重而钝痛的感觉再次逐渐加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动按摩器造成的损伤急剧恶化，影响了整个下腹部。
“呃……啊……啊……”
“怎么了？还疼吗？”
阿子咧嘴一笑，用鞋底轻轻戳了戳我湿漉漉的内裤表面。
“啊……！别碰我……！”
“我们要摸他！因为白郎君是我们的！”
所有物。
那些话深深地伤害了我。
我不再被当成人看待。
它只不过是一种缓解压力的工具，一个用来玩耍的玩具。
“来吧，把屁股抬高点！”
绘子毫不留情地将我的臀部向上推。
内裤勒得我皮肤生疼。
“呜呜呜……啊……啊……啊”
“我们多拍些照片吧！从不同的角度拍！”
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持续不断。
我那些可耻的部位、我的屈辱、我可怜的外表都被保存成了海量数据。
如果这些事情公之于众，我以后再也无法沐浴阳光了。
那种恐惧让我彻底屈服。
“Shirom-kun 好可爱！”

尤里一边轻抚我湿润的脸颊，一边发出嘲讽的笑声。
“别用你脏手碰我……”
“你才是脏兮兮的，对吧？你尿裤子了！”
我无话可说。
因为这是事实。
我是个肮脏的人，因为我尿裤子了。
我的自尊心彻底崩溃了，我的思维也变得混乱不堪。
我只能希望这段时间快点过去。
然而，这四个人丝毫没有表现出兴奋之情消退的迹象。
“嘿，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来做点更有趣的事吧！”
我们需要增加视频的种类！
欢快的笑声在我头顶回荡。
地狱的第二幕即将开始。
我紧紧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这样继续忍耐。
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滴落在地板上的水洼里。
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会崩溃到什么程度。
海姆的脸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在家等我回家。
她会怎么看待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绝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哪怕这会要了我的命。
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独自一人在这里忍受这一切。
无论我遭受多么可怕的待遇。
“现在，白郎君，该接受你的下一个惩罚了。”
阿科冰冷的手再次伸向我的身体。
我的尖叫声再次在黑暗潮湿的女厕所里回荡。
无尽的黑暗彻底吞噬了我。
我只能诅咒自己的无能为力，并默默承受更多的痛苦。
被困在无处可逃的笼子里，悲剧无声却又无情地继续上演。
我的意识深深沉入屈辱和剧痛的浪潮中。

【第五阶段】灌肠

我躺在地板上，泪水顺着脸颊流淌，这时绘子开始翻找她的包。
“没错，我确实有件好事。”
说着，她把一个装在蓝白相间装饰盒子里的无花果灌肠剂举到胸前。
当我看到那个圆形的、风箱状的容器，以及从其末端伸出的细长喷嘴时，我全身的血液都流干了。
连我都知道灌肠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把那种东西注射到我的屁股里，我会感到强烈的排便冲动，感觉自己快要拉屎了。
“嗯，绘子……你便秘了吗？”

当亚子皱着眉头问时，绘子故意左右摇晃着食指。
“不，那不是我，我没便秘。”
“啊？那你为什么随身带着那样的东西……”
伊娜说完这番话后，突然睁大了眼睛，低头看着只穿着内裤的我。
尤里似乎立刻明白了什么，用双手捂住了嘴。
“……你在开玩笑吧！？绘子，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没错！这是专门为白郎君准备的特别菜单！”
当绘子用手指嬉戏地摆弄着无花果灌肠剂时，封闭的厕所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一个男的？
致你班上的女生？
我会接受灌肠吗……？
这个令人羞辱的故事让我体温骤降。
“哈哈哈哈！真的吗？！你们要给男学生灌肠无花果？！”
“哇！这真是天才之举！这是最严厉的惩罚！”
“哇！我从来没听说过脱掉男人的内裤，然后给他灌无花果肠子！”
“所以你尿了我裤子之后，现在又想让我拉裤子？！我肚子疼！”
他们四个互相拍打肩膀，跺着脚，歇斯底里地大笑。
“嗯，你知道，光是小便还不够，对吧？”
“仅仅让他小便并不足以表明他真的感到悔恨！”
“如果你往肚子里灌无花果，你肯定憋不住，肯定会拉屎！”
“太搞笑了！我等不及要看啦！等着看白郎拉裤子呢！”
女孩们残酷的欢呼声在狭小的私人房间里回荡。
然后，阿子抓住我的头发，强迫我抬起头，带着邪恶的笑容说道。
“那么，白郎君，是时候给你灌肠了！”
“求求你……别这样……求求你，什么都行，就是别灌肠……！”
“嘿，白梦，你以前灌肠过吗？”
尤里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问道。
海姆给我灌肠的画面瞬间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一想到要告诉他们这种屈辱的灌肠经历，就觉得太尴尬了；我绝对无法忍受。
我咬着嘴唇，紧紧闭着嘴，阿子不耐烦地伸出了手。
我的阴囊毫无防备，被人隔着湿透的内裤用力抓住并扭动。
“Aa
一阵剧烈的钝痛袭遍我的腹股沟，我痛苦地尖叫起来。
“快回答！有人在问你问题！”
“呃……啊……啊啊啊啊……！”
剧烈的疼痛，就像睾丸被碾碎了一样，几乎让我回答“是”。
但如果我在这里回答，我会显得更加愚蠢。
我忍着疼痛，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拼命地想要保持沉默。
“哈哈！你保持沉默，说明你以前灌肠过！”
“啊...”
伊娜被我的沉默逗笑了，高兴地拍着手。
“所以，你明白如果你使用无花果灌肠，你会立即感到强烈的排便冲动，感觉就像要拉屎一样，对吧？”
“不……我不想……如果你给我灌肠……我会拉屎的……！”
“你当然会这么做，你是为了拉屎才这么做的！快点，四肢着地！”
绘子和宇理强行抬起我的胳膊和腰，迫使我的手和膝盖着地。
它们被迫采取四足行走的姿势，臀部高高翘起。

“停下……别看……！”
下一刻，阿子的手伸向我湿透的内裤腰带，迅速地把它拉了下来。
布料滑落，将我最深处的部位——臀部和肛门——暴露在寒冷的室外空气中。

试用版到此结束。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高兴你也能阅读完整版。